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毛詩注疏

(十)

毛鄭
孔穎
達疏
傳箋

商務印書館

学院图书馆
书章

毛詩注

(十)

毛鄭孔
亨玄穎
傳箋疏

書畫本基學國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十〔十之一〕

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

陸曰。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。并亡篇三。是成王周公之小雅。成王有雅名。公有雅德。二人協佐。以致太平。故亦並爲正也。

毛詩小雅

鄭氏箋

孔穎達疏

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「平君」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。

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。○樂與音洛。又音樂。徐五教反。序文同。太平音泰。後太平皆同。朝、直遙反。下註同。燕樂音洛。下註皆同。

〔疏〕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。○正義曰。作南有嘉魚之詩者。言樂與賢也。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。君子之人。已在位有職祿。皆有至誠篤實之心。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。願俱得祿位。共相燕樂。是

樂與賢也。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。

南有嘉魚烝然罩罩。

江漢之間。魚所產也。罩罩。簍也。箋云。烝。塵也。塵然猶言久知也。言南方水中有善魚。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。喻天下有賢者。在位之人。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。亦遲之也。遲之者。謂至誠也。○燕、之丞反。王衆

也。罾、張教反。徐父都學反。字林竹卓反。云捕魚器也。簠、助角反。郭云。捕魚籠也。沈音獲。又音護。說其形非罾也。遲、直冀反。下同。

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

箋云。君子。斥時在位者也。式。用也。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。○樂音洛。協句五教反。得賢致酒。歡情怡暢。故樂。

〔疏〕

南有至樂。○正義曰。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。人將久如俱往罾。而罾此善魚者人之所欲。已自將罾以求之。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。以與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。時在朝君子。久如並各樂而求之。有至誠之心。

思遲此賢者。欲置之於朝。猶罾者之願魚也。君子既至誠如此。遂得賢者共立於朝。君子之家有酒矣。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。用此酒與之燕飲。以復歡樂耳。心遲其來。至即嘉樂。是至誠樂與賢也。○傳江漢至簠也。○正義曰。言南知江漢間者。以言善魚。南方魚之善者。莫善於江漢之間。且言善魚者。謂大而衆多。多大之魚必在大水。南方大水。唯江漢耳。必取善魚者。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。此實與。不云與也。傳文略。三章一云與也。舉

中明此上下。足知魚雖皆與也。釋器云。簠謂之罾。李巡曰。簠、編細竹以爲罾捕魚也。孫炎曰。今楚簠也。郭璞曰。今魚罾。然則罾以竹爲之。無竹則以荆。故謂之楚簠。重云罾罾者。非一也。○箋燕燕至至誠。○正義曰。郭

燕燕。釋言文。釋詁云。燕、久也。鄭欲燕爲久。故言燕燕也。又云。燕然猶言「久然」爲如也。不言燕爲衆者。以此罾魚喻求賢。久如欲往罾之。是欲魚之甚。以與君子久如欲求賢。爲思遲之極。若以爲衆。止見求魚之多。

無關思遲之義。則於至誠之事不顯。故云遲之謂至誠也。重言罾罾。衆自明矣。不假復言衆也。故云人將俱往。是衆可知。喻天下有賢。在位之人。久如並求之。斯即在朝之君子。衆皆求賢。其並與俱。皆出經重罾而求也。

○箋君子斥時在位者。○正義曰。鳧鷖與此序。皆云太平之君子。彼注云。君子「謂」成王。與此不同者。以彼序云。能持盈守成。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。經陳祭天地宗廟。是太平之君子。爲百神之主。非王不然。故知君子謂

成王。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。言與言共。是等夷之稱。非人君之辭。故知斥在位者也。且人君求賢至誠。不足以爲美矣。人臣事君。多在專利。以文仲之賢。尚稱竊位。知賢不妬。自古所稀。假有舉薦。或事不獲已。至誠者

寡。今太平君子。至誠樂賢。故所以爲美耳。下章箋曰。君子下其臣。故賢者歸往之。似斥成王者。此言君子。博開朝廷公卿。孝經唯士言爭友。大夫以上。則有爭臣。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。且人之進賢。唯善所在。公

叔文子升家臣以公。所樂之賢。或是己之私屬。故箋言臣以通之。
王肅。孫毓。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。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。

南有嘉魚烝然汕汕

汕汕。櫟也。箋云。櫟者。今之撩罟也。○汕。所諫反。櫟也。說文云。魚遊水貌。櫟。側交反。字或作翼。同。撩。力弔反。又力條反。沈旋。力到反。

〔疏〕傳汕汕櫟。○正義曰。釋器云。櫟謂之汕。李巡曰。汕。以薄魚也。孫炎曰。今之撩罟。皆以今曉古。

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

衍。樂也。○衍。若旦反。

南有樛木甘瓠纍之

與也。纍。蔓也。箋云。君子下其臣。故賢者歸往也。○樛。居虬反。瓠。音護。纍。力追反。本亦作藥。同。下。遐嫁反。

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

箋云。綏。安也。與嘉賓燕飲而安之。○鄉飲酒曰。賓以我安。

〔疏〕南有至綏之。○正義曰。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。甘瓠之草。得上而纍蔓之。以與在位有下下之君子。故在野賢者。得往而歸就之。言君子之下下。猶樛木之下垂。賢者所以往矣。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。在野賢

者嘉善之賓既來。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。○箋鄉飲酒曰。賓以我安。○正義曰。案鄉飲酒。燕飲而安之。無以我安之文。燕禮。司正洗解。南面奠于中庭。升東楹之東受命。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。君曰。以我安卿。大夫皆對曰。

諸、敢不安。則此文在燕禮矣。言鄉飲酒者誤也。定本亦誤以南該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。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。後人知其不合兩引。故略去燕禮焉。今本猶有言燕禮者。

翩翩者雛。烝然來思。

雛、壹宿之鳥。箋云。壹宿者。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。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。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。○翻音篇。雛音佳。本亦作佳。

君子有酒。嘉賓式燕又思。

箋云。又、復也。以其壹意。欲復與燕加厚之。○復、扶又反。下同。

〔疏〕

翩翩至又思。○正義曰。上章云。君子思遲賢人。此章言賢者願往。翩翩而飛者是雛鳥也。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。故久如欲來。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。以喻在野之賢者。有專壹之意。我君子亦久如願來。今

來在於我君子之朝。言君子求之至。故賢者意能專壹也。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。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。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。思皆爲辭。燕又燕。類與之燕。言親之甚也。○箋云。壹宿至遲之。○正義曰。毛言壹宿義微。用故申之云。壹宿者。一意於其所宿之木也。〔夫擇木〕之鳥。慤謹。故將宿於木。專壹其心。故特以雛鳥爲喻。以鳥之擇木。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。此我謂君子也。將久如而來遲之者。賢者遲君子。物類相感。所以相思遲之也。定本式燕又思下。有箋云。又復也。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。俗本多無此語。

南有嘉魚。四章章四句。

南山有臺。樂得賢也。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。

人君得賢。則其德廣大堅固。如南山之有基趾。○爲如字。又于僞反。

南山有臺北山有萊

興也。臺、夫須也。萊、草也。箋云。興者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。成其高大。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。○萊音來。夫音符。

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

基、本也。箋云。只之言是也。人君既得賢者。置之於位。又尊敬以禮樂之。則能爲國家之本。得壽考之福。○樂樂。上音岳。下音洛。

〔疏〕

南山至無期○正義曰。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。以南山之上有臺。北山之上有萊。以有草木而自覆蓋。故能成其高大。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。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。所治之職有能。以有賢臣各治其事。故能

致太平。言山以草木高大。君以賢臣尊顯。賢德之人。光益若是。故我人君。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。置之於位。而尊用之。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。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。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。所以樂之也。○傳臺夫須萊草○正義曰。臺、夫須。釋草文。舍人曰。臺一名夫須。陸機疏云。舊說夫須莎草也。可爲簋

筮。都人士云。臺筮緇撮。傳云。臺所以禦雨。是也。十月之交曰。田卒汙萊。又周禮云。萊五十畝。萊爲草

之摠名。非有別草名之爲萊。陸機疏云。萊草名。其葉可食。今兗州人蒸以爲茹。謂之萊烝。以上下類之。皆指草木之名。其義或當然矣。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。而車輦箋云。析其梓薪爲蔽岡之高者。以興喻者各有所取。若

觀其山形。草木便爲蔽障之物。若欲顯其高大。草木則是裨益之。言不一端矣。

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

箋云。光、明也。政教明。有榮曜。○疆、居良反。

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

箋云：已、止也。不止者，言長見稱頌也。○
杞音起。草木疏云：其樹如樛，一名狗骨。

南山有栲，北山有杻。

栲、山樛。粗、櫜也。○栲音考。
粗、女九反。樛、勑居反。櫜音憶。

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。樂只君子，德音是茂。

眉壽：秀眉也。箋云：遐、遠也。遠不
眉壽者，言其近眉壽也。茂、盛也。

南山有栲，北山有楸。

栲、枳栲。楸、鼠梓。○俱甫反。
枳音庚。楸屬。枳、諸氏反。

〔疏〕傳栲枳至鼠梓。○正義曰：栲、釋木無文。宋玉賦曰：枳栲來巢。則栲木多枝而曲。所以來巢也。陸機疏云：栲樹高大，似白楊。有子著枝端，大如指，長數寸，噉之甘美如飴。八月熟。今官園種之。謂之木

蜜。楸，鼠梓。釋木文。李巡曰：鼠梓一名枳。郭璞曰：楸屬也。陸
機疏曰：其樹葉木理如楸。山楸之異者。今人謂之苦楸。是也。

樂只君子，遐不黃耇。樂只君子，「保艾」爾後。

黃、黃髮也。耇、老。艾、養。保、安也。
○耇音苟。壽也。艾、五蓋反。沈音刈。

〔疏〕傳黃黃髮耇老。○正義曰：釋詁云：黃髮、耇、老、壽也。舍人
曰：黃髮，老人髮白復黃也。孫炎曰：耇、面凍梨色如浮垢。

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

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。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。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。有其義而亡其辭。

此三篇者。鄉飲酒燕禮亦用焉。曰。乃間歌魚麗。笙由庚。歌南山有臺。笙由儀。亦遭世亂而亡之。燕禮又有升歌鹿鳴。下管新宮。新宮亦詩篇名也。辭義皆亡。無以知其篇第之處。○此三篇義與南陔等。同依六月序。由庚在南有嘉魚前。崇丘在南山有臺前。今同在此者。以其俱亡。使相從耳。問。古覓反。

〔疏〕

由庚萬物至其辭。○正義曰。有其義而亡其辭。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。○箋此三篇至之處。○正義曰。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。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。亦者。亦南陔等也。即言其事之用曰。乃間歌魚

麗。笙由庚。歌南山有嘉魚。笙崇丘。歌南山有臺。笙由儀。鄉飲酒燕禮二篇。俱有此辭也。言間歌者。堂上與堂下遞歌。不比篇而間取之。笙者。在笙中吹之。所以亡者。亦遭亂而亡。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。因此亡詩事終。更述燕禮。又有升歌鹿鳴。下管新宮。亦詩篇名也。以對鹿鳴而入管用。故知詩篇名也。辭義皆亡。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。篇第所在。皆當言處。云之意者。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。故云意也。案魚麗武王詩也。而與嘉魚間歌。南陔等三篇。亦詩王詩也。乃在堂下笙歌之。是武王之詩。得下管用之也。新宮制禮所用。必在禮前而作。不知武王詩也。成王詩也。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。不謂當在成王詩中。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。案禮射義。諸侯以狸首爲節。以彼類之。當在召南。但召南無亡詩之比。故鄭於譜言辭義皆亡者。對六篇有義無辭。新宮并義亦無。故言皆亡。不謂已爲作序。與經俱亡。若子夏爲之作序。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。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。子夏不爲之序也。左傳昭二十五年。宋公享昭子。賦新宮。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。所以錄不得者。詩之逸亡。必有積漸。當孔子之時。道衰樂廢。自宋公賦新宮。至孔子定詩。三十餘年。其間足得亡之也。聖人雖無所不知。不得以意錄之也。

蓼蕭澤及四海也。

九夷八狄。七戎六蠻。謂之四海。國在九州之外。雖有大者。爵不過子。虞書曰。州十有二師。外薄四海。咸建五長。○蓼音六。薄音博。諸本作外敷。注音芳夫反。四海。海者晦也。地險。言其去中國險遠。稟政教昏昧也。丈反。張

〔疏〕

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○正義曰。作蓼蕭詩者。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。使四海無侵伐之憂。得風雨之節。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。吾受命。吾國黃老曰。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。意中國有聖人。遠往朝之。是澤及四海之事。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。由其澤及。故其君來朝。王燕樂之。亦是澤及之事。故序摠其目焉。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。而序漫言四海者。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。故本其在國蒙澤。說其朝見光寵。序以王者恩及其君。不可遺其臣。見其通及上下。故直言四海以廣之。○箋九夷至五長○正義曰。九夷八狄。七戎六蠻。謂之四海。釋地文。李巡曰。九夷在東方。八狄在北方。七戎在西方。六蠻在南方。孫炎曰。海之言晦。晦闇於禮儀也。雒師謀我。應注。皆與此同。職方氏及布憲注。亦引爾雅云。九夷八蠻。六戎五狄。謂之四海。數既不同。而俱云爾雅。則爾雅本有兩文。今李巡所注。謂之四海之下。更三句云。八蠻在南方。六戎在西方。五狄在北方。此三句唯李巡有之。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。李巡與鄭同時。鄭讀爾雅。蓋與巡同。故或取上文。或取下文也。爾雅本有二文者。由王所服國數不同。故異文耳。亦不知九夷八狄。七戎六蠻。正據何時也。此及中候。直言四海。不列其數。故引上文解之。職方列其國數。唯五戎六狄。與爾雅六戎五狄。上下不同。餘則相似。故據下文也。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。故同於職方焉。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。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。其數與之等。是周時之驗。故據之焉。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。鄭志答趙商云。戎狄之數。或五或六。兩文異耳。爾雅雖有。與周皆兩數耳。無別國之名。不甚明。故不定之也。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。但無國數可明。故不敢定之耳。四海之於王者。世一見耳。此經說四海來朝。應是攝政六年時事。當與明堂位同。直以漫言四海。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。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。國在九州之外者。明四海不屬九州。其州長所不領。故周禮曰。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一見。是也。若然。下文蠻荆。謂荊州之蠻。堯典曰。流共工于幽州。注云。幽州北裔。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。言外者。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。則謂之四

海之國。其境所居。不妨在九州之內。禹貢萬里大界。盡以九州目之。故得有荊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。曲禮曰。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。雖大曰子。是雖有大者。爵不過子也。大者曰子。小者曰男而已。左傳曰。驪戎男。是也。若殷爵三等。無子男。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。而書序曰。武王勝殷。巢伯來朝。注云。巢伯。南方諸侯。世一見者。以武王卽位來朝。是九州外爲伯爵。又虞書曰。州有十二師。外薄四海。咸建五長。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。何者。旣言州十有二師。是九州之內立師也。又曰。外薄四海。咸建五長。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。所引者。皋陶謨文也。檢鄭所注尙書。經作外薄。今定本作外敷。恐非也。彼注云。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。以佐其牧。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。此建五長。卽下曲禮所謂子。故彼注云。子謂九州之外長也。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。以爲之子。子猶牧是也。案彼上云。彌成五服。至于五千。鄭以爲禹治水。輔成五服。土方萬里。以七千里內爲九州。七七四十九。千里者之方四十九。以其一爲畿內。餘四十八。八州分之。各得方千里者六。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。七十里之國四百。五十里之國八百。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。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。餘有一千二百國。以百國立一師。故州有十二師。鄭又云。八州九千六百國。又四百國在畿內。以子男備其數。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。

蓼彼蕭斯零露漙漙

興也。蓼。長大貌。蕭。蒿也。漙漙然。蕭上露貌。箋云。興者。蕭。香物之微者。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。露者。天所以潤萬物。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。○漙。息敍反。長如字。又張丈反。爲。于僞反。

旣見君子我心寫兮

輸寫其心也。箋云。旣見君子者。遠國之君。朝見於天子也。我心寫者。舒其情意。無留恨也。

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

箋云。天子與之燕而笑語。則遠國之君。各得其所。是以稱揚德美。使聲譽常處天子。

〔疏〕

蓼彼至處兮○正義曰。言蓼然長大者。彼蕭斯也。此蕭所以得長大者。由天以善露潤之。使其上露滑滑然盛兮。以故得其長大耳。以興得所者。彼四夷之君。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。由王以恩澤及之。使其恩澤豐多。故令其得所耳。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。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。喻四海諸侯。乃國君之賤者。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。遠國既蒙王澤。乃來朝見。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。我心則舒。寫盡兮。無復留恨。在國恐不得見。今來得見。則意盡也。朝之後。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。感王之恩。皆稱揚王之德美。是以使王得有聲譽。又常處天子之位兮。言爲天子所保。不憂危亡也。○傳蕭蒿至露貌。○正義曰。釋草云。蕭。荻也。李巡曰。荻一名蕭。郭璞曰。卽蒿也。下章灋灋泥泥皆重言。故此以爲滑滑也。滑滑露在物之狀。故爲蕭上露貌。○箋蕭香至賤者。○正義曰。生民曰。取蕭祭脂。郊特牲曰。蕭蕭合馨香。是蕭爲香物也。雖香而是物之微者。以喻四海諸侯亦賤者。是國君之賤者。

蓼彼蕭斯。零露灋灋。

灋灋。露蕃貌。○灋。如羊反。徐又乃剛反。蕃音煩。

既見君子。爲龍爲光。

龍。龍也。箋云。爲龍爲光。言天子恩澤光耀。被及已也。○被。皮寄反。

其德不爽。壽考不忘。

爽。差也。

〔疏〕

既見至不忘。○正義曰。言遠國之君。蒙王恩澤。今皆來朝。既得見君子之王者。爲君所寵遇。爲君所光榮。得其恩意。又燕見笑語。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。

蓼彼蕭斯。零露泥泥。

泥泥、霑濡也。
○泥、乃禮反。

既見君子。孔燕豈弟。

豈、樂、弟、易也。箋云：孔、甚。燕、安也。○豈、開在反。本亦作愷。下同。後豈弟放此。弟如字。本亦作悌。音同。後皆放此。樂音洛。下篇同。易、夷鼓反。

宜兄宜弟。令德壽豈。

爲兄亦宜。
爲弟亦宜。

〔疏〕

既見至壽豈○正義曰：遠國之君。既朝見君子。爲君子所接遇。故皆甚安。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。君子既接。遠國得所。而又燕見。以盡其歡。是君子爲人之能。宜爲人兄。宜爲人弟。隨其所爲。皆得其宜。故能有善德之譽。壽凱樂之福也。

蓼彼蕭斯。零露濃濃。

濃濃、厚貌。○濃、奴同反。又女龍反。

既見君子。儻革「忡忡」和鸞。誰誰萬福攸同。

「儻、響也。革、響首也。」「忡忡」垂飾貌。在軾曰和。在鑣曰鸞。箋云：此說天子之車飾者。諸侯燕見天子。天子必乘車迎于門。是以云然。攸、所也。○儻、徒彫反。忡、直弓反。徐音同。又音勑弓反。軾音式。鑣、彼苗。

○反。

〔疏〕

見至攸同○正義曰。言遠國之君。既見君子之王。又蒙重意燕見於已。說其燕見之車飾。君子所乘燕見之車。條皮以爲轡首之革。垂之冲冲然。其在軾之和鈴。與衡鑣之八轡。其聲雖離然。乘是車服。屈已

之尊。降接卑賤。恩遇若是。是王爲主得所。故宜爲萬福之所同。皆得歸聚之。○傳條轡也。至曰轡○正義曰。釋器云。轡首謂之革。郭璞曰。轡靶也。然則馬轡所靶之外。有餘而垂者。謂之革。條皮爲之。故云條革轡首垂也。條革卽言冲冲。故知垂飾貌。在軾曰和。和亦鈴也。以其與轡相應和。故載見曰。和鈴央央。是也。在鑣曰轡。謂轡鈴置於馬之鑣。郭璞曰。鑣。馬勒傍鐵也。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。此無文也。故鄭不從之。禮記注云。轡在衡。駟鐵鑣云。置轡於鑣。異於乘車。是鄭以乘車之轡不在鑣。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。轡不當在鑣矣。此箋不易之者。以駟鐵已明之。此從可知也。○箋此說至然○正義曰。既見君子。卽言條革冲冲。和轡離離。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。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。解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。以諸侯燕見天子。必以車迎於門。是以云然。此既見天子之言。爲朝見之後。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。故蒙上既見之文也。知燕見迎諸侯者。以王唯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。其朝宗當迎之。故秋官大行人。說車迎之法。賓主步數。彼六服諸侯。尙有車迎。則四夷之君。車迎可知。燕主歡心。不可不接。既然迎接。不得無車。故燕禮云。若四方之賓。公迎之于大門內。則是燕有迎法也。以唯首章言燕笑語分。是燕時事。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。案大行人。上公九命。貳車九乘。介九人。禮九牢。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。立當車軹。擯者五人。侯伯以七爲節。立當前侯。擯者四人。子男以五爲節。立當車衡。擯者三人。注云。王立當軹。又鄭注下曲禮。以春夏受贊於朝。受享於廟。以生氣文也。秋冬一受之於廟。殺氣質也。鄭又以觀禮不出迎諸侯。則冬遇亦不迎。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。

蓼蕭四章章六句

湛露天子燕諸侯也

燕。謂與之燕飲酒也。諸侯朝覲會同。天子與之燕。所以示慈惠。○湛。直減反。

〔疏〕

湛露至諸侯。○正義曰。作湛露詩者。天子燕諸侯也。諸侯來朝。天子與之燕飲。美其事而歌之。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。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。蓼蕭序云。天子。此及彤弓。獨言天子者。此及彤弓。燕賜

諸侯之身。既言諸侯。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。蓼蕭序不言諸侯。文無所對。故不言天子也。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。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。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。首章言王燕諸侯。雖至於夜。留與飲燕。無問同姓異姓。皆不醉不歸。是天子恩厚之義也。下三章乃分別說之。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。非同姓讓之則止。三章言庶姓。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。故云善德善儀。言其不至於醉也。首章直言湛湛露斯。不指所在之物。總下章云草木也。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。以同姓一類。故廣舉豐草。庶姓非一族之人。喻以異類之木。二王之後。同爲天子所尊。譬之同類之木。各取其所象也。豐草杞棘言露在。桐椅不言露在。承上露在可知。天子燕諸侯之義。備於此矣。不言異姓與三恪者。兄弟甥舅禮不同。要夜飲之義。非宗不可。則異姓從庶姓禮也。三恪卑於二代。其亦在異姓中。

湛湛露斯匪陽不晞

與也。湛湛。露茂盛貌。陽。日也。晞。乾也。露雖湛湛然。見陽則乾。箋云。興者。露之在物湛湛然。使物柯葉低垂。喻諸侯受燕爵。其義有似醉之貌。諸侯族酬之則猶然。唯天子賜爵。則貌變肅敬承命。有似露見日而晞也。○晞音希。

厭厭夜飲不醉無歸

厭厭。安也。夜飲。私燕也。宗子將有事。則族人皆侍。不醉而出。是不親也。醉而不出。是渫宗也。箋云。天子燕諸侯之禮亡。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。族人猶羣臣也。其醉不出。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。飲酒至夜。猶云不醉無歸。此天子於諸侯之儀。燕飲之禮。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。○厭。於鹽反。韓詩作愔愔。和悅之貌。渫。息列反。

〔疏〕

湛湛至無歸。○正義曰。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。此物得露。而湛湛然柯葉低垂。非見日之陽。則不得乾而舒放也。以興諸侯受王燕飲。而鬼峨然威儀縱弛。非天子之賜爵。則不承命而嚴肅也。是王燕諸侯恩厚。

至於厭厭安閑之夜。尙與燕飲。其意殷勤以留賓客。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。○傳湛湛至陽日。○正義曰。此在物而湛湛。是盛也。興王隆厚於諸侯。故以盛爲喻。以陽爲乾物。故知日也。○箋露之至而晞。○正義曰。露之所濡。必在草木。此言所在。以摠下文。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。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。柯謂枝也。露在於葉。則令柯亦低。故言柯葉低垂。草木通然。非木柯而草葉也。此燕諸侯之詩。露比王燕諸侯。物得露而低。猶諸侯得酒而醉。故喻諸侯受燕爵。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。其醉必在燕末。諸侯旅酬則然。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。故以露見日而乾。喻諸侯有承命之事。燕之天子有命。唯賜爵耳。故言唯天子賜爵。則貌變肅敬承命。有似露見日而乾也。○傳夜飲至漂宗。○正義曰。楚茨云。備言燕私。傳曰。燕而盡其私恩。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。故言燕私也。解夜飲之意。言宗子將有事。族人皆入侍。宗子或與之圖事。則當飲之酒。若宗子不飲之酒。使不醉而出。是不親族人也。若族人飲宗子酒。至醉仍不出。是漂慢宗子也。言此者。明宗子之義。族人雖醉。尙留之飲。族人之義。雖不至醉。亦當辭出。不得盡宗子之意。是主法自當留賓。賓則可以辭主去。天子於諸侯。義亦當然。書傳曰。既待其宗。然後得燕。燕私者何。而與族人飲。飲而不醉。是不親。醉而不出。是不敬。與此傳同。毛伏俱大儒。當各有所據而言也。○箋天子至大燭焉。○正義曰。申毛之意。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。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。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。以天子比宗子。族人比羣臣。是假託之也。族人至醉而有出。有不出之塗。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。若不辭出。是漂慢王也。是以諸侯皆當辭出。但王得其辭。異姓則聽之出。同姓則留之飲也。又解燕飲當以晝。所以淫飲至夜。猶云不醉不歸者。此天子於諸侯之義。言天子與諸侯爲主。雖終日而未盡歡。故留之夜飲。使至於必醉也。燕飲之禮。宵則兩階及庭門。皆設大燭。是燕必至夜。故欲留之夜飲也。燕禮曰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。甸人執大燭於庭。閽人爲燭於門外。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。彼兩階與門言執燭。唯庭言大燭。此云皆設大燭者。因彼有大燭。摠而言之。

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

豐。茂也。夜飲必於宗室。箋云。豐草喻同姓諸侯也。載之言則也。考。成也。夜飲之禮。在宗室同姓諸侯。則成之。於庶姓。其讓之則止。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。桓公命以火繼之。敬仲曰。臣卜其晝。未卜其夜。於是乃止。此之謂不成也。○飲桓。於燭反。

〔疏〕

湛湛至載考○正義曰。湛湛然者。彼露斯也。此露在彼豐草之上。豐草得露。則湛湛然柯葉低垂。以與王燕飲。於彼同姓諸侯。此同姓諸侯。得王燕飲。則威儀寬縱也。王與歡酣。至於厭厭安閑之夜。留之私

飲。雖則辭讓。以其宗室之故。則留之而成飲。不許其讓。以崇親厚焉。○箋夜飲至不成○正義曰。鄭以經言載考。言則成。對有不成者。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。明是賓讓之也。故言夜飲之禮。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。於庶姓讓之則止也。獨言庶姓。除同姓皆耳。故以庶姓摠之。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。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。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。故云此之謂不成也。飲桓公酒者。桓公至敬仲之家。而敬仲飲之酒也。故鄭志答張逸云。時桓公館敬仲。若哀公館孔子之類。杜預亦云。桓公賢敬仲之故。幸賢人之家。是也。言卜晝不卜夜者。服虔云。臣享君必卜。示敬慎也。此燕諸侯。王爲之主。彼桓公飲酒。敬仲爲主。而得證此者。君適其臣。君爲主人。其進退在君所裁。敬仲之辭。與諸侯之讓同。故得爲證也。

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。

箋云。杞也。棘也。異類。喻庶姓諸侯也。令。善也。無不善其德。言飲酒不至於醉。

〔疏〕

湛湛至令德○正義曰。湛湛然者露斯。此露在此杞棘之木。此杞棘之木。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。以與王燕飲。在彼庶姓之諸侯。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。皆威儀寬縱也。此庶姓明信之君子。雖得王之燕禮。飲

酒不至於醉。莫不皆善其德。使之無過差。

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。

離離。垂也。箋云。桐也。椅也。同類而異名。喻二王之後也。其實離離。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。飲酒不至於醉。徒善其威儀而已。謂該節也。○椅。於宜反。木名也。該節。古哀反。字亦作械。音同。戒也。

〔疏〕

其桐至令儀○正義曰。其桐也。其椅也。言二樹當欣成之時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。以與其杞也。其宋也。二君於王燕之時。其薦俎衆多。而於王爲客。加其厚恩故也。此二王之後。樂易之君子。雖得王之燕